

一个村庄见证了战略进攻的开端

本报记者 胡冠菊 文/图



淮水泱泱，颍水汤汤，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传奇。

记者从六安出发，踏上了前往阜阳临泉县的红色寻访之旅。一边是大别山腹地的六安，红色基因深植于这片土地；一边是中原大地的临泉，广袤平原见证风云变幻。正是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战略构想，让这两座城市跨越山川，结下了不解之缘。

临泉，北有泉河，南临洪河，又接近沙河、淮河，是平原水网地区。我们的第一站，就来到了位于临泉县韦寨镇吴营村的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

纪念馆所在地，三面被河流环绕，只有南面与大路相连，仍保留着从前村寨的模样。村寨门口两座“军民鱼水情”的雕塑，默默述说着七十多年前那场气势磅礴的大战役。

纪念馆门口的牌匾上，几个金色大字“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苍劲有力，这是由跟随刘伯承、邓小平征战沙场多年的南京军区原司令员向守志将军所题写。讲解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刘伯承、邓小平就是在这里调兵遣将，决胜千里，完成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指挥任务。”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纪念馆。

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部署，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的序幕。在这过程中，临泉成为他们的前进阵地和休兵之所。

在这里，他们运筹帷幄，指挥部队作战长达88天。

这88天，是转折的一战，是重要的一战！

展厅面积1000平方米，分为“转折前夜”“千里跃进”“挥师临泉”“精神永驻”四个展厅，一幅幅图文并茂的文字图片、一件件弥足珍贵的历史实物，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在临泉88天的战斗生活全景。

看着当年简陋的武器装备、真实的战地场景，聆听一件件感人的事迹，我们仿佛看到了刘伯承与邓小平同志在战火纷飞中运筹帷幄的坚毅身影，他们以弱搏强，一直坚持到全局范围的战略反攻，奋力揭开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在纪念馆旁，有一处传统的皖北农家小院格外显眼。灰色墙体，青色房瓦，房内摆放着老式家具。小院是刘邓大军在临泉建立淮西指挥部的旧址。鲁西南战役后，刘邓大军打开了南下的通道。经过20余天的艰苦行军和激烈战斗，部队长驱南征，越过黄泛区，抢渡沙河、汝河和淮河，于1947年8月27日胜利进入大别山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区以后，立即产生了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的神奇效应，犹如一把尖刀，直刺敌人心脏，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安全。蒋介石集团侦知刘邓主力动向，迅速调整部署，围攻大别山。

临泉是连接豫皖苏和大别山地区的纽带，是华北解放区通往大别山的重

要通道，若开辟淮西，建立根据地，可使大别山解放区和豫皖苏解放区连成一片，对大别山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起到重要作用。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刘邓大军决定采取“避战分兵”的方针：邓小平同李先念、李达组成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游击战争；刘伯承、张际春率后方指挥所跳出包围圈，向淮西一带实施战略展开。

然而，刘邓为谁留在大别山，还起过争执。两人都要留在大别山，留在最危险的地方。讲解员介绍说：“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伯承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最后，还是邓小平说服了刘伯承，并报中央同意。”

邓小平率部坚持内线斗争，是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是我军“反攻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此时，他们把“生”留给对方，把“死”留给自己，展示了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怀。此后一个多月里，邓小平率大别山前方指挥所，适时地集中和分散兵力，内外线密切配合；刘伯承则率后方



指挥所在临泉韩老家一带，在外线指挥全局。1948年2月24日，刘伯承率野战军后方指挥所与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在临泉韦寨会合。

历史的丰碑，也是后人的课堂。层峦叠嶂的大别山深处，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六安市金寨县沙河乡下楼房村的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前方指挥部旧址，在巍巍群山、苍松翠柏的簇拥下，安静矗立。它与临泉县韦寨镇吴营村老寨内的淮西指挥部旧址，遥遥相对。70多年后，当历史的硝烟散去，这两座古朴的院落依然无声诉说着这场伟大战争的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奇迹，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上的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在此过程中，充分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伯承、邓小平非凡的战略家胆识及卓越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展现了刘邓大军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展现了刘邓大军指战员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建立新中国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虽然烽火硝烟渐行渐远，但刘邓大军铸就的革命精神依然熠熠生辉。他们用忠诚和热血铸就的革命精神，成为留给后人的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接续奋斗。

红土地

E-mail: laxwcmztb@163.com

小方寸映现大时代

周仲文 文/图



红花献给排头兵，苏埠镇表彰个体经营户。

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浪潮中，民营经济异军突起，发展势头迅猛。各级党委、政府协同财政、工商、税务、金融等部门，为个体和民营企业经营者清除障碍、提供便利、创新举措，多管齐下扶持助力。这种在计划经济时代难以想象的经营模式，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巩固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六安市叶集镇、平桥乡、三里岗村、落儿岭村等众多亿元村镇应运而生。

1997年金秋，党的十五大召开之际，我前往皖西边陲的叶集镇采访拍摄。当地党委、政府大胆推行“先予后取，放水养鱼”的新政策，鼓励民营经济扎根发展、开花结果。王平富、王德江、田保家等众多个体经营户和纳税大户在这一政策下脱颖而出，成为先行受益者。当年，该镇资产超10万元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家达1130多家，私营经济税收占全镇财政收入的71%。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契合党的十五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形势，如春风吹拂着叶集镇。

同年10月，我采拍的一组“皖西边陲镇，私营大户多”新闻图片，被《安徽日报》以组照形式刊发。

六安市平桥乡三里岗村地处荒僻岗岭。上世纪90年代初，村党总支一班人开始谋划创办村级企业。他们四处筹集资金，将零散的汽车零部件修理小工房扩建成振华汽车齿轮总厂，为二汽集团加工生产零部件。随着村级经济不断壮大，该村人均纯收入创下历史新高

我拍摄的相关新闻图片于1995年4月8日在《安徽日报》刊登。

扩大兴办村级企业，鼓励先富带动后富，大力奖励、表彰带头人，也是各级党委、政府为私营业主树立榜样、确立地位、传播影响的重要举措。

1993年7月，六安市苏埠镇党委、政府召开大会，为卢氏祠村农民王福琴佩戴红花、颁发证书和奖牌，表彰她13年不懈奋斗，将“豆腐店”发展成拥有230多万元固定资产的大公司，带领800多名乡邻走上致富路。我现场采拍的“红花献给排头兵”新闻图片，于1993年7月14日在《安徽日报》发表。舆论引导与多方举措协同发力，目标都是将民营经济引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回望当年波澜壮阔的民营经济改革浪潮，作为新闻摄影工作者，我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代同步前行，用相机镜头将改革的宏伟蓝图定格为历史记忆。在民营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今天，回顾往昔，依然意义重大。正是当年的星星之火，成就了新时代经济腾飞的美好愿景！

张月潭：

大别山下的教育赤子与精神楷模

台益燕

转送给人民军队。张老先生一生中，这样的嘉言懿行数不胜数。

1948年，当人民革命的曙光照亮皖西大地，他毅然放弃安逸的教职。在胡苏明的率领下，他和几十位师生一起，徒步奔向已解放的六安毛坦厂，参加筹备“皖西行署文教委员会”，并接受了皖西行政公署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职，参与规划六安解放后的文化教育事业，为皖西人民教育事业的初创竭尽全力。1949年2月1日，六安彻底解放，张月潭协助胡苏明成立皖西六安中学，并首任校长。该校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成为吸收广大知识青年参加革命的熔炉，为适应革命发展需要，输送了一批急需人才。1950年12月26日，张月潭被任命为皖北行政公署委员。1952年8月7日，他又被任命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委员。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时，需要大批专家型干部，他听从党的召唤，弃教从政，任职省化工厅，最终担任安徽省化工厅副厅长，为安徽省化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正因为张老一向刚直，不擅掩饰，怀着对党的热爱，在工作中坦诚建言，虽“掏尽红心”，却遭到误解。在“反右”运动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59年他被错误处理，调至化工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尽管处境艰难，他却从未有丝毫懈怠，整日从事日文资料的翻译，或进行化工科学实验，并在院内日语教学班担任日语教师，充分发挥了作为专家和教师的积极作用，为安徽化工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在“文革”中，张月潭再次蒙冤，直到“四人帮”被打倒后的1979年，才得以平反改正，恢复政治行政待遇。张老为此作绝句一首，以寄情怀。

天际寒云一扫无，春风送暖入吾庐；
廿年最感伤怀处，掏尽红心总不如。

廿载风云变化多，峥嵘岁月叹空过；
应为四化冲锋去，步履蹒跚奈若何！

年近八四老衰翁，报国情殷力已穷；
策励儿孙多自勉，辛勤切莫坠家风。

正当张老想在暮暮之年，凭借其丰富的化学学识为“四化”“冲锋”，实现自己青年时代富国强民的梦想时，可惜天不假年，张老突发脑溢血辞世，留下永久的遗憾。

我出生较晚，对张老叱咤教坛的往事，实在知晓不多，但对他宽厚仁爱、拯贫济困的道德风范，却有切身感受。

张老先生和我父亲是同乡、同学。抗战爆发后，我的父母流亡后方，张先生也为维持战时教育事业，先后出任省一临中和六安县中学校，辗转于大别山区。那时大家在一方，音讯隔绝。

战时动荡的环境、艰苦的生活、可怕的病魔，过早地夺去了我父亲的生命，只剩下母亲带着仅周岁的我，在异乡苦苦煎熬。抗战终于胜利，历经背井离乡之苦的逃难者纷纷踏上回乡之路，此时母亲也焦急起来。父亲病故后，两位叔父早在红军时期牺牲，严格来说，我们在故乡已无家和亲人。情急之下，母亲想

一斑竹园

(徐其虚)

诸佛都睡了
庵前的风，紧偎
水火中的故土
一弯月影罩不住
突起的，大片蛙鸣

并非子虚乌有
你辗转过的叠嶂山麓
那些错失的生灵
正跑过开满鲜花的岭

这个夏天刚过
犁田与车水的声音
在你赤裸的体内
划开一条向南的清溪

八月山雨欲来
众心合一，也无力
扶起斑竹园里
轰然倒下的阵阵悲鸣

立夏节

(周维炯)

这个日子只属于你
将军，姐姐坐在村口
她一直等，一直等

松林遮掩下的茅屋
一夜低语后
便将中秋纳入夏日

当年燃起的星火
让号角吹红了遍野
在沟壑每一处游弋，生花

你坐过的那把木椅
这些年一直空着
在桌子近旁，像一位智者
更像一首史诗

白雀园

(许继慎)

战马在河滩上
嘶鸣、飞奔
你在马下，你已归去

打马的人
仍在不停地叫骂
四蹄卷起的风
掩面而泣。血色犁开
河谷
向下游一路狂奔

就快到英山了
爱你的人，身怀六甲
在东门口上河摆
地和你一样温暖、地在候你
光山泛绿，慢慢老了
唯独山间云游的烈魂
一直都还那么年轻

时光书

蔡金华

乘马岗

(徐子清)

嘘，你可以小声一点
即乘马而来
亦可打马而去

岗上的花开了又落
枪膛里的子弹
穿透你裸露的胸口
在简南，开出一条先河

清寒终是卸下了
一拨一拨的风
低诉着，几起几落

子夜思远途，知道吗
你的坐骑还拴在原地
黄麻很近，和你你一样
再也回不去了

笔架山

(漆德伟)

圆月的芝兰熟了
某年某月某一天
舞墨的少年
把笔架在利刃上

清秋茶香泛青
陋室里透出一些光
在小镇的街头巷尾
闪烁着，时隐时现

老鸹窝以南
一巢一巢的鸦
紧随你身后
刮骨般疼痛中
高叫着，在苍茫天际
画下一条条优婉的弧线

它们多像你的姓氏
在水墨倒影里
将一种色泽
演绎得淋漓尽致

皖西文化名人

E-mail: laxwcmztb@163.com